

T5419/0160(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慎修堂集卷之八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

賀中丞鄭葵山督撫畿南序

國制以經義設科蓋崇正惇本求真才也二百
年來英儒碩輔濟濟後先矣然徒持文墨者適
用或迂議者遂謂瓌奇博大之士非科目所能
盡噫豈其然哉往歲庚戌余守官史局迺蒲陽
葵山鄭公以叅知需次都亭公於鄉為先輩成

德亟造請焉則見公之學甚博於經義甚精與
之論古今政理興衰人物臧否天朝令甲儀章
變通損益四方阨塞戶口兵食消息盈虛率燦
然若在目中犁然若指諸掌也適警薊北烽
火徹近關縉紳士咸曰安得鄭公持節郊圻奮
其石畫以滅耶銓司循舊貫復公于滇南
又次乃正拜大方伯于汴明年余以典學至是
邦又見公損無益之費弛不急之征參伍出入
劑調後先而時其政令故民弗厲而賦罔逋中
州之人甚宜之居無何

天子擢公為都御史督紮荆諸關撫畿南六郡
制既下汴之文武大吏莫不欣欣然慶也夫自
庚戌距今六禩矣衆願自昔者乃竟符之謂非
公聞望入人之深朝廷因地任人之審哉夫
握符分鎮身佩安危撫巡之重夫固海內均也
人知之矣然地連數千里而亭障戍守橫亘六
百里餘匪茹狙伺隼發往時以雲內為外
藩也今北擁宸居不盈數舍兵食佻佻然以

不給虞燕趙之士古稱多慷慨悲歌今公私無
蓋藏椎埋剽竊之雄在在而然每省符徵發必
先及之川途四達舟車出於塗者鱗次櫛比民
力箕歛極矣日猶不足焉往時連帥或慨然思
欲振剔而更張之議即紛然以起噫是非得瓌
奇博大風采繫衆心者勝之耶公敷歷中外三
十年所至稱治巨細遐邇之務靡不有成畫於
胸中利達紛華漠然無所動聲實所加僻壤老
羸思見德化之及他日畿輔利病以次罷行隱
然為西南鎖鑰者謂不在茲行耶繼是而入叅
帷幄筦樞機德日益顯則業日益弘經學得人
之盛不滋昭焯於天下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余不佞請頌以俟焉

賀少司寇潘笠江應召還朝序

御史大夫笠江潘公以鈇鉞鎮河南之明年
天子召公為少司寇將戒行潘臬長貳及戎閫
之帥莫不憮然曰頃歲中州多故大政更張庶
務紛糾蓋未易為理也自公來熙載奏功而聲

色不動吾儕得仰手受成算焉今入輔
天子諸司其奚所師資守長丞尉下逮百執事
亦莫不愀然曰公雖御我嚴然自公來寔得以
寡過矣豫之士若民率曰使我得安於田里而
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以公也今奈何當弃我去
耶胥瞿如怒如而皇皇如謀所以留行而無從
焉藩臬諸君謂公曰得民之艱古有是言矣豫
民愛戴公今若此子能求其故耶公曰孔子不
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心豈

古今異哉公束髮就學則聞海內有笠江先生
矣習舉子業則得公所為文讀之迨通朝籍乃
得公大業盛德於人人去秋入汴觀道德於前
後聽教言於左右又期月矣竊見公忠誠鎮定
性植自天非有纖毫人偽之雜者居處清約無
束帛之交廚傳之享為民導利祛害惟恐不及
修教化重文學又精力能推行之戢強除暴負
惡者凜凜然若公日臨其上而不敢肆其非豈
徒以惠為政哉然忠誠固信於民也與人恭而

有度對官屬言如恐傷之聞人之善稱揚若已
有否者懲治禁創必悛乃休又甚者逐焉類不
違道以為悅然忠誠固信於士大夫也且公自
釋褐守于祁補于鈞即視民事如家百姓懷愛
莫有欺犯歲辛卯校文茲藩崇雅黜浮甄錄盡
中州英俊諸生化之迄今嚮風去年徽庶人變
告衆心詢詢公已蚤識而預待復咨詢籌畫推
審劑調罪人得而大變底寧南北軍興徵發並
至從容接應民若無所聞又為省夫里之供肅

郵驛之擾節地利雪冤獄凡有裨益於民與國
者為之力靡遺然此特其章明較著者誠不知
古君子何如也昔召公敷政南國國人思其德
至愛其所息之樹焉公三莅茲邦布恩德於民
專且久矣今見公之違而北其係戀愛戴之誠
是非直道之出於天者耶或謂世遠民漓豈其
然哉然公入筦樞軸寔司天下之平德澤之加
又不特中州已矣故被公之澤專且久也公既
為中州慶茲見公之道將大行也又為天下慶

贈憲使劉洪湫之東廣序

代作

余讀易至同人曰于野亨利涉大川矣而必曰利君子貞孔子釋五爻之同心也乃曰臭如蘭而利斷金焉未嘗不嘆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從王事而欲豎駿功曷能不資同于人哉顧獲乎心之同者恒艱也駢肩聯事則宜協力一心胡然而同之艱耶利祿炫於前則欲後人而先已聲稱鼓於外則欲揚已而抑人禍患隱於方來則欲擠人而潔已是雖日圖惟於共席容與於

一堂而其中之所之已燕越懸異矣奚其同然是特庸衆意忌之私耳若夫修正忠亮之君子心遊乎道術迹忘乎人已官守或異而盡忠以事主則同任職或分而施政以宜民則同時地或殊而所以節適而緒正之者則無不同蓋志存于報主圖匪以便身是之謂于野之貞是之謂同心之益也若今洪湫劉公乃誠其人哉余質任真慤時調寡諧然求益於同心猶飢渴於食飲也往居臺中歲庚午奉命按江北時頻

年苦河溢穀復不登轉徙盈途寇賊竊發目觸
心憂若疾痛在躬也適公以憲使飭兵于彭城
予所按過半為公分部公履正守廉謹身率屬
日孜孜于政疵民瘼是圖復疏瀹以導川發廩
以賑乏覃惠以安土詰兵以戢奸凡可以裨于
國者悉忘其身而為之夫臬臣之于臺使類
以形迹拘維盡誠相與者罕也而公於余所當
按者言必由衷事各底于理因得以受成焉居
無何公以 艱歸歸既再時河塞 運道遂

梗 詔按諸司事者如近令言官乃波及公然
實無秋毫涉也 制下貶秩一階公怡然無少
動甲戌秋公起家西晉參伯分守河東是歲十
二月余自東藩遷晉臬適巡茲邦得復與公共
事焉夫省臬任分而位敵恒相軋是虞而公開
誠教翼不啻手足若然蓋公修學弘道易直光
明望之可知為君子世俗岐人已而異視之念
纖芥不存余心誠愛慕言莫能宣而公每露天
真相啟發惓惓欲同歸于道術毋亦氣味真同

耶共事四月餘相過從輒議語移日論官施政
罔或背而馳余深用以自慶焉乃者天子擢
公為東廣憲使公凝然不色喜予悵惘匪寧累
旬日誠念夫獲同心之艱而不能無介然於違
同心之異也然今天下稱無事獨東廣山海諸
盜時出沒虔掠為當宁南顧憂頃朝議謂
靖寇輯民宜監司焉責故當事者簡求時彥特
於公委重焉蓋公心誠信于士大夫也久而訐
謨茂實復章焯於四方乃畀鉅投艱茲兆其先

耳豈恒格遷陟同哉夫東廣之盜此滅彼生蔓
延而未即剗絕者原其禍之始必有機增設大
吏專閫命師閱歷時日而救寧未奏者要其功
之成必有本握其機則盜斯平正其本則功斯
建然功之建豈難哉可與共功者難耳同人之
傳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
為能通天下之志公之心所以信於人人者非
是道乎夫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成天下之務
公於盜之機功之本灼見成畫非一朝夕具矣

茲行也蓋無不可樹之功亦無不可與共功之人所謂于野之亨沙川之利行於公徵之矣豈非東廣今茲之大慶哉

贈郡丞王南洲入覲序

聖天子御宇之五年春寔四岳羣牧入覲期于是吾平陽郡侯南洲王公將部諸州邑長尉持計上闕廷吾郡若士若民依然然戴公如怙恃非一朝夕矣及是時胥皇皇然不欲公之遠我民而戒途也然簡書期會義莫可稽迺僉

欲公有言以發其情焉公竊聞公初守州遼左治所倚塞垣下戎伍錯居紀度疏闊往守率剗廉隅相容悅公馭歸附以恩律戎師以義破積習之陋倡禮教之風塞外改觀焉邊圉寡文吏督撫重臣部使者廉公行能殊異全遼之政悉以取裁公於山川之險易庾藏之虛盈情之順逆戎務之機宜士伍之勇怯莫不遐究周咨若燭照而數計也凡所規條緒正犁然當上下心諸使者交上公治行聲績滿于公車未三載

晉貳吾郡蓋殊擢云公莅郡職清籍適邊臣以清為至計伍符尺籍旁午於道途部使者取辨致期如恐弗及公熟知閭里煩困坐而流移者多也躬親檢覈探討本原省重複之擾正虛濫之刑民大相慶如更生使者始疑梗已終迺知為便民也遂移檄禮異公公賢聲日以益熾總撫巡察諸憲臣及省臬長貳益習知公賢胥取全晉之政鉅且艱者咸裁成於公周履疆域登陟陴障下迨僻邑窮鄉無不再三至者核

邊飭備視遼左倍蓰而稽土田定科則簡征稅正徭後省冗濫之費立郵驛之規心煩於慮身親其勞者殆十百千萬然公劑量高卑裒益多寡務在與時休息使民宜之而已不詭激以賈聲稱不和同以悅衆口也再視郡章修身潔已砥節首公絕境外之交無宴游之適羔羊素絲之化上下信焉與細民言恂恂然若恐有傷豪宗鉅惡梗吾治者必勅法無少貸夜寐夙興聽斷罔倦苟可以便于民至忘其勞而為之是宜

吾民之愛戴公若此也蓋公之學誠故其行確其政實故其民宜行確則物無不動民宜則道乃大行自昔良臣循吏所以布膏澤於當時垂聲光於來祀者庸非共由是道哉公含章備美退然若不勝衣而聲實表著乃至是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謂非其誠信於人耶世或高張其詞說責飾其施為初即之似亦粲然悅目也徐而考之背且馳者遠矣謂有能動耶公以辛未秋莅是邦三載政成臺臣各疏奏留以保我

民會久任議興迺未即崇陟茲已踰五祀吾民被恩德無量矣今天子聖神銳意於治平游心於政理簡求循牧嘉惠蒸黎頃歲肇旌茂異諸賢旋悉擢列通顯德意所感寰海欣欣然嚮風厲世徽猷得賢偉烈于千古有光矣今王公仁聲孚惠固結于人心者深且久先後持節詣憲臣薦列善狀章已十餘上一時吏治之盛疇能或公先哉綸綍再頒循良表異必王公首錄矣面恩褒禮進秩賜金俾式遄其來以

慎修堂集 卷八 十一
終保我民者寔部人真切之願也。公不文謹為
頌以俟焉。

賀太平邑侯羅槐堂諸臺褒異序

夫良金美玉蘊於山川之幽而能褒然寶重於
世者以知者拔而得之也。金藏於鑛玉隱於璞
曷嘗表暴於外哉。然而精純粹澤之氣其暉自
然章焯而莫可遏。追師治工望其色象識其
精華汲汲然發幽光而攻且鍊焉。非以其資世
之用而利之耶。材臣良吏之有益於人國豈特

連城百鍊已哉。彼其殫勞僻邑祇職奉公。非有
臺臣部使之英禮異而表揚之。則其嘉聲茂實
亦豈能自達于天子之廷耶。若今太平邑侯
槐堂羅公者。非所謂其暉然而莫可遏者乎。
太平去吾郡百里而近在汾之西。非三晉午道
吾外舅氏世族聚焉。少時往來甥館甚習其土
風。地多黑墳。齊民多蓋藏。其父老時時以酒食
相聚。會子弟雖班白就養。左右侍無怠容。類尚
然諾。重意氣。即片言不當於心。破產奮身無所

避下至里閭細民亦于于然自適若無俯仰憂者比予行後來歸復履舊遊人民多易景色頓殊饑饉荐罹而後日益繁賦日益急馳突叫囂之吏相望於村墟昔以貲雄者亦偃偃然若無以自存豪邁向往之氣不知其亡也予駭而疑之嘉靖乙丑槐堂羅公來令焉至則導王澤敷德政潔身履正作士卹民躬省約禁浮靡戒遊惰撫流移凡民之濫役於公官之橫賦於民者一切罷之法網稀疎與民休息而又酌催科之宜省追呼之擾徵發有恒民不見吏父老子弟交相告語曰值歲雖荒幸吾賢令施惠政一邑始獲寧居盖復若予少時所見焉甫數月督撫左司馬萬公錄其美移檄河東表異之未幾巡察侍御王公復下檄示褒其美詞尤盛於是邑簿張君如撫巡荷將造羅公稱賀乃謁余曰邑有賢長某輩幸藉以寡過者也今為當路所知願子有言以揄揚之余諾焉然以病未能也居無何余外兄盧生子直暨其姪汝亮其姻李

復申張君意過余曰邑有賢侯吾士所資以
學吾民所賴以生者也頃齧臺劉公計部王公
又各以褒書至雖言人人殊要皆以章吾侯政
迹之茂異而俾令名顯聞也須子紀其事久矣
請毋緩余聞而颺言曰向也吾見太平之民安
於昔固心識羅公之賢矣乃今聞四君言愈信
羅公之賢不可及也夫世之為政者飾智或可
以援上矣而士民則怨咨也違道或可以愚民
矣而朋僚則嫉忌也和同或可以為悅矣而上

下則見疑也彼其初豈不以為是三者足以要
能釣利哉然其終乃不可揜如此今羅公之賢
不惟上之人知之而下之人無不愛且悅焉不
惟邑之佐信之而鄰之民亦無不信且慕焉者
何哉亦其植之本者固耳蓋身端則政理自修
誠積則豚魚可感茲其暉可過耶公特勵其在
我者耳奚期於諸使者之禮異也哉然公歌鹿
鳴而來此初試其為政也而臺臣部使已表揚
者四五若此嗣是時益久則政益章所以褒寵

而薦進之者豈惟是哉丕績上聞 璽書召入
陟臺諫筦樞機所資以為世用者豈特澤被一
邑而已耶 徵命且下吾恐不能久借於汾水
之西也

送參伯劉吾南之閩中序

夫閩中被倭警蓋踰七年矣廼者守臣以猖獗
孔棘聞 天子深念之遂更正諸大僚令求修
正瑰瑋之士往代其任所司以如 詔者名上
天子簡閩中大參二華譚公為殿中丞督諸

軍平倭逆擢吾南劉公為大參劉公時以按察
副使莅東藩主治置傳尺籍河防諸鉅務東藩
直天下大達水浮陸走帆楫輪蹄往來相禪無
休已時其費率取給於民民坐是困傳政亦以
隳號難理公搜剔宿蠹節適人力督逋賦時給
予簿正而躬稽之橫使苛求禁戢無所貸由是
舟車適四方者罔滯留民漸蘇息前後言治驛
者莫及焉公吉之安成人也吉自昔為文獻邦
我 明治教隆洽人文化成五六大儒一時並

出承道德之緒闢仁義之途主盟斯世蔚為學者宗公周遊諸先生之門炙其言議會其指歸反之身心蓋充然其有得也故始以進士高等知武定州徵為司空郎筦新政于易水率有功德可稱述繼守建時七閩皆苦倭患惟建獨晏然其杆蔽拊循要束功緒即今昭昭在人耳目頃朝議屬公固曰資宜亦以守建聲烈也制既下東國省臬諸大夫及戎帥凡十有四人儼然造焉賀畢因進曰閩為公昔所莅閩之患

又公昔所折衝而威稜之者天子知公名迺

寵異公俾秩益崇所莅亦益廣汎掃戢寧之方諒已有成畫請計日奏膚功以為八閩慶可乎公曰是可易言哉往予守建也閩始寇于倭其徒未甚繁郡故饒裕民亦易動以義予乃得盡力故能摧挫其暴虐存撫其黎民比歲逋逃教誘竊伏海濱引類呼朋充斥遠邇乘間竊發道路不通至破壘據郡城焚燒吏氣傷沮流聞海內為國家憂且民性脆弱素不習戎

事頃復逃避轉徙田荒不耕穀價騰躍夫殄寇必以兵乃其民莫可使也蓄衆必以食乃其產莫可資也此其視往者相去遠猶天冠地屨矣噫膚功之奏豈易言哉公曰公言則然矣然亦嘗聞乎操舟之與視病者否耶瞿塘灩澦之險途之人能言之矣若夫揚舲鼓柁適疾徐輕重之宜以出險即夷者則非習見之篙工莫能致倉公之治疾也診經脈高下參表裏順逆以決嫌疑定可治矣然必即已驗之精良術乃神往

公之治建也寇震于鄰公心煩于慮身親其勞廓清之廟勝吏習而民安之矣今奉 璽書之重總列郡之綱右挈左提遠撫長駕區區狂寇謂足平耶夫承未遠之列則用力省而取效多席既著之聲則士氣增而敵志奪昔張敞始都尉函谷關王尊先為司隸校尉宣帝稽其舊政先後用以尹京本之羣盜為吏民害也然率能旬月間使枹鼓稀盜賊清至今稱京兆之聲不衰焉頃 天子采所司言復命廣帥率 兵助

攻擊出帑金數十萬資軍興維食與兵無足虞
矣而保釐經畧之寄復俾公往焉非以公政本
於學宿有紀綱今出於誠宿有親附耶拯斯民
於沉溺淨環海之妖氛是特須臾事矣然公不
以垂成之烈為可頌而以既失之轍為可懲彼
倭之禍閩豈一朝夕之積哉動與時戾事與道
違惟智者識其幾而亟反之耳夫壯士在軍却
敵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
也顧馘敵者賞不加而避敵者罰弗及則民何

樂於建功數尺之墻壯夫莫踰十仞之阪童子
登焉陵夷故也親兵牙卒清都白晝越市人而
攫之金有司莫誰何則民何畏於為暴賦歛過
重里閭莫不空單捶楚誅求元元焉所赴愬故
不逞者苟求全活而亂或從噫是豈獨為下者
之罪哉今天子昭明如日月震疊如雷霆盡
除往跡而更新之矣則夫明賞罰以勵士心肅
紀律以一衆志省追呼以集流移振奔北之夫
起沮傷之氣布至尊之休德反近事之陵遲

懷修堂集 卷八 十一
斯乃今時之急務也公又奚讓焉越翼日公東
行李問途而南臬長方山韓公屬予言為公贈
遂次茲語以別云

賀方伯扈會溪陟左使序

人臣激烈以樹聲非艱雍容獻納而裨補不形
者艱也履順而匪懈者非艱排擯易置而不失
其恒者艱也夫批鱗面折聲振一時節豈不難
哉揆諸聖門之論諫若莫可從者非以無益於
國耶通達國體歲中屢遷矣外傳一麾意不自

得吊原賦鵬悲憤屢寄焉噫是於事君之義何
如耶夫君臣之義性植自天豈由外鑠哉在昔
忠賢之事是君也檢身而不怠盡心力而不矜
奉法令而不私值困抑而不怨故可親可踈或
遠或近志弗少渝者惟盡夫義而已矣迺今若
會溪扈公非其人耶公舉進士高等給事內庭
踰十年謹法度振風猷諫疏累數十上率大政
巨防不毛舉苛細以駭觀聽而一時持正議裨
國是衆莫不歸公云既擢南司僕周遊御寺自

留都改尹 帝畿適當事者不悅指摘左遷奪
所宜居置之外臬人將怒且不釋矣公怡然不
色愠日繹科條錄寃滯兢兢纖細若初試然者
甫閱年再擢至汴藩右使 天子知汴人之宜
公也是冬陟左使士大夫交賀曰公 賜環從
此矣公凝然不色喜曰吾斯未能是虞諸君子
其忘予助耶夫地大務繁汴視他藩殆數倍督
逋及諸徵發使者肩相摩 國族日衍類仰食
縣官齊民罕力服穡事至顛越以幸生茲方凜

凜乎若蹈春冰也敢曰有遐思哉然余竊觀公
體國若家勤民約已廉讓自持恐失寸尺粹然
鞠躬長者也故出入禁近補過拾遺向既禪於
國矣矧今政自己出乎引繩放逐勞瘁不辭
向既宜於民矣矧今位望日崇乎且家世曹南
距汴僅數舍其風相及其政恒相通者也化裁
緒正之規固預畫而素定者舉而措之治具畢
張直運之掌耳如前所云足虞耶公再莅汴居
輒未幾何民即忻忻愛慕惟懼奪之他今正位

藩垣民若赤子之得慈母也豈非忠誠愷悌信於人人耶初公北上尹京寔以太夫人春秋高過家依依不忍離故為忌者中及居是邦音問日不越再宿太夫人融融然若公在左右也公乃無離憂心一於在公力專於報主焉夫樂其心不違其志子之翼也乃心王室夷險不渝臣之純也語曰求忠必於孝有味哉若夫躋華樞輔鴻業以攄盛德於天下固公之自至者無庸予云及也是為序

贈參伯李西谷撫守汝南序

昔西京之世居官者或長子孫其有治効異等與民相安者輒增秩賜金終不移其地噫法其良哉夫君子居是邦也名實久加然後士民之志附焉是以教化成而治功立漢世良吏所由盛者非率是道耶明興課吏之法以九載為期逮成弘間猶然迺者舊制漸更而藩臬大吏以良稱者益罕有寧宇蓋遷徙頻仍期會促急道途旁午時日轉旋於是獲行所志者恒寡矣

送迎交錯勞費紛輪病於民者弗與焉迺今若
陽城西谷李公之晉叅知于中州其庶幾乎西
京之意歟公之始入梁也以僉憲理屯傳既三
年晉叅議治河北又晉憲副貳明刑蓋歷八年
餘矣夫梁為天下樞幅員數千里四方之行者
相續於國中故置傳之困十倍於鄰省豪猾占
膏腴田率淆其賦入之籍弱者終歲勤動不得
食土之毛至轉而之四方然國家賦歛轉輸之
供征權力役兵甲之費視他省獨煩且源源未

已也俗務曼靡窳惰不力于農田諸已賴時時
椎埋為非逮之急即連結諸山砦豪俠豎旗幟
據阻自雄緩則散處諸閭里伺隙發故遐覽遠
識之士謂中州非可以無事之治治也自公在
梁經理諸屯明法制俾豪右者不得有所侵沒
周歷郵傳考求利病為畫一之規以便民至於
今行之拓城盜起公率健卒追奔數十遇竟獲
其渠魁退復不自明其烈屢筦憲篆慎罰勅法
部中肅然間嘗奉表入賀者再督餉者一提

兵守邊者一其他若政令之沿罷兵食之劑調刑獄之情偽民瘼之詢籌無一非目矚而耳聆心勞而身任者諸所緒正繕治蓋疏舉未易終也比歲以來中原安息公治功多焉使甫一二載即移之他邦能陳力樹績若是耶余自從公遊竊識視公慷慨有大計志在安國家利人民遇事侃侃直前不為脂韋突梯之態明習法比擿發姦伏吏無所容其私精敏有心計於凡中州山川險易之要地里遠近之數人民之多

寡賦稅之盈虛兵馬之強弱輒一一能指諸掌省臬諸大夫每發大議定大疑必取決于公蓋公夷爽無城府與人言披露胸臆故人樂而信焉公在梁既久恩惠洽於民民習見公行事胥親附愛慕惟恐遷而之他也茲八月以守憲副秩將滿考御史大夫臺使者各擬疏公治行欲得即填撫中州而公以是月晉叅知省事梁之士若民舉欣欣然曰天子念我梁深幸留李公以惠養我民其得人心如此夫今之省臬重

於古諸侯累資荐陟非豪傑莫與也顧使之水
浮陸走席未及溫遑遑趨所德非設官意矣乃
若公秩屢遷而不易其地是宜志意舒布上下
咸宜也今茲之擢視漢事寧異哉公既視事以
璽書當莅南陽叅知之駐南陽自成化初始
公邑人大司馬原公議也初流民嘯集襄漢攻
剽轉掠連荆湘汝鄧騷然動天子假原公便
宜持節往經畧之原公招來流冗規畫農殖創
邑里督耕耨反側乃安又謂新附之衆非得重

臣以時拊循振業未可也乃疏移省臣駐撫焉
嗣是且百年建威銷萌安於覆盂矣古有社稷
臣非原公謂耶頃汝南歲不登災疫間作萑葦
之逆復叫囂於新息之間所司方憂之其民則
舉踵思公若枯旱之望雨也乃今即公往治其
方土之宜拯救之術戡定之猷固公所習練而
周知者出其所習練措之於弘施而俾飢者有
所資而飽殆者有所濟而生叫囂者有所警而
息聲名施功烈著並原公之美於無窮也謂不

在茲行哉謂不在茲行哉

送御史大夫章陽華督漕江淮序

御史大夫陽華章公撫梁之三年 天子進公
二階命督漕于淮時海氛方熾中外以漕為虞
故特簡公往云 命既下梁之士若民皇皇然
如奪所依於是郡守周子文帥諸博士弟子數
百人屬公詞之以抒衆情且曰往二學敝壞師
生業無所居公撤而新之辨方正位飭陋興頽
立未有之規補未備之制於是時教有堂退息

有所絃歌講習洋洋如也又為之正德考業發
部擊蒙優廩餼之供厚寒飢之恤不啻慈母之
於赤子然者文輩方期被公之教於無窮也今
奪而之南安得斯須毋發以終惠我後生耶公
曰新覺序以育譽髦者大人之所以經國也思
其人而學其學者國士之所以酬知也諸士亦
學公之學已矣請言公之學可乎公博極載籍
總挈百氏承聖哲之精微折羣言之同異於夫
心身道德之微三才二五之運輿圖星曆禮樂

兵刑財賦征役之繁莫不探其會通索其要領
深造而自得矣然不以學道闢門戶也發為文
詞淵澄古雅炳煥鏗錡卓然妙天下矣然不欲
以文自名也日志夫大道之公以奮彌綸之業
為考功大夫綜核名實崇德獎廉一時升沉百
職犁然快人心校士南宮甄拔盡天下英俊今
奮庸中外聲實彬彬然盛也陟長光祿廼簿正
內供裁損妄冒月省計數千中人逮今無怨
者持節撫鄖陽詰姦戡暴興學修文民無敢譁

廼作樊城砮為襄漢巨防焉移鎮中州首明教
化抑浮靡糾貪殘日進父老於庭詢所疾苦凡
不便於民者一切罷行之時諸宗日蕃常祿
逋數十萬公勾稽侵匿節縮他費復請得轉
輸常賦二十萬餘盡以予諸宗遂無不足者既
作郡縣學域中諸學之敝者爭來告次第新之
費皆出自公民不知所從也梁宋之人喜任俠
好馳射西南諸山多礦冶大盜盤竊妖逆某者
連結燕趙無賴徂伏城中約期會發公密廉得

之捕殺逆首授計分擒諸渠魁賊相驚遁境中以寧乃徵八郡材武之士教肄於都亭躬臨閱試而定其賞罰士桓桓思奮遂作營壘俾番直往來以壯都會又新岳祠建武廟表忠節祀勤王以風之河流日南趨公策必衝突預議疏治所司未及行遂決永城城且潰明年決原武環會城踰大堤而入公率身往塞之親畚鍤立決口為吏士先忘食寢累晝夜決乃合民免于魚遂城歸德城睢陽高堅冠中土以禦暴亦以備

河也其他興罷大者驛聞小者立斷固諸士耳目所睹記者蓋自公治汴百司儆于位諸宗安于藩士修于學民樂于野不逞者惴惴然若公日臨其上而莫敢肆其非誠可謂大治矣今督漕江淮行入而夾輔天子其勲業謂視今異耶夫君子學修諸己非以養名采譽也立本者欲其固學見諸行非以乘權席寵也澤物者欲其宏故彌綸邦國非大也飭材辨物非細也參贊化育非精也審音度土非粗也要之使物各

止其所而已遐觀自昔聖賢之學若禹之視溺
由已溺周公之待旦急於行憂民之心豈斯須
寧哉夷考禹貢周禮所載其經世宰物之迹纖
悉具備蓋合細大精粗一以貫之道本若是耳
公侍章公久竊窺公乾乾惕厲之心蹇蹇匪躬
之節休休容物之度循循誘人之仁推誠以盡
下貞一而不回蓋舉先民修己之業澤物之功
未或一遺也善學者學之而有得焉斯無負公
之教矣詞奚能盡哉周子及諸弟子進曰章公
之道望之邇而莫可即也視之易而莫可能也
日親炙之猶未得其似矧遠而學之將奚從始
耶公曰希舜者舜希顏者顏舜顏豈邇哉亦為
之而已矣公方學公之道而未能願與諸君子
日孜孜焉

賀中丞毛介川督撫畿南序

昔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公每三復繹思未嘗不竊嘆侯之學識其
大也夫情動則心馳志靡則業廢故屏謝紛華

非矯飾也輕外者所以重其內躬持默非耽
寂也主靜者所以制乎動噫是與白賁良背之
微言奚異哉居常執此以竊窺今昔之鴻公鉅
儒能淑治其身心光昭其聲實者於斯言未始
不符節合矣往侍蘇門先師得讀介川毛公文
見其根極理要洗脫浮華志遠而味深文潔而
體密意公必恬約鎮定可以肩大任重之儒也
既而聞公為御史抗言無所遜督儲三晉賦集
而民無所擾歲庚申公總憲中州旋陟右轄廼

於省署中得晨夕從公遊則見公退然若不勝
衣恂恂然言若不能出口被服類寒士視一切
紛華聲利若將免已然正襟凝坐終日無怠容
至臨大事決大疑必誦法孔子稱引先王屹然
以道義自持與世俗殊異夫曼靡不入于志則
高明與游震撼不易其操則艱大可寄武侯所
謂明志致遠云者公誠其人哉明年夏五月
上擢公為御史中丞持節撫畿南六郡於是左
轄少郭雷公約諸大夫往賀焉公瞿然曰頃予

飭兵天津時時趨太府循滄瀛抵鎮定西望塞
徼亭隧接比雲中北走諸關隘直 都亭僅數
舍誠天下要害區也而士伍虛耗不足以明國
威往昔食猶稱給自去秋不雨至于今民流徙
道途者不直過半矣甲士類枵腹鮮固心迺者
天子軫念畿民屢厯 詔今議所以拯拯綏
來之予乃承茲任方惴惴然懼未能或勝也顧
可以他時賀言耶公迺作曰豐荒消息者時之
變也轉移感召者政之經也事有適至治有固

然亦為之者何如耳畿南數歲來兵日以銷民
日以散政日以救者公以為盡時之然耶靡麗
以為華煩縟以為禮上下紛然日馳之而忘其
勞長民者多其命令雜選其徵需悍吏健卒叫
囂乎鄉聚雖樂歲豐年民煩擾靡救騷然莫獲
所寧也非一日積矣夫志壹者氣動表正者景
從袁安決楚獄而兩沛歲豐楊綰拜唐相而勲
貴徹樂京尹損從感召轉移之機豈從事於言
語號令間哉公學根於經而有淵源文適於用

而黜枝葉故淡約之志靜定之操信於天下舊
矣士大夫無問識否皆願承接下風乃今任三
輔之寄柄外制之權誠繕正而要束之下之信
且從猶風草之偃爾蓋本淡約以正俗則頽靡
可挽也主靜定以鎮浮則煩擾可祛也由是時
賑恤之給勤拊循之方覈營伍之實嚴股削之
科則士馬充盈人民安輯釋 聖衷南顧之塵
特易易耳公又何讓焉夫大臣之專闔于外也
值暇豫而泯作為夫人能之若盤根錯節則非
負非常之畧者安能樹勲猷於當世垂聲實於
無窮哉頃河朔旱方甚公拜 命甫下即大雨
霑洽傳曰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公履信思順天且祐之矣而况於人乎越旬日
公戒行李出夷門諸大夫祖于郊公遂次茲語
為公贈焉

贈節推毛小山之汝南序

小山毛君其先吾晉世家也 國初以閭右徙
漁陽不數傳仍蔚為宦族嘉靖癸丑毛君舉進

士明年秋授節推于汝南迺過予曰今之仕者類以理郡邑為艱然一郡之政守統其綱貳倅分其目雖簿書瑣細亦各有司存惟獄訟則推兼聽之凡一郡之不得其平者率於推乎取焉矧臺察監司檄牒交集則又不但一郡已矣遐邇異習強弱異途狡險冥頑囂號騰說者又紛然其異態也吾方釋經義以臨之若之何得其情而服其心耶予作而嘆曰民習之不用情也誠然矣然豈惟民之非哉昔聖王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期無刑矣而命其臣也有曰民協于中
有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是所以待其民者
何厚也孔子之贊易也山下有火明足以照矣
而曰無敢折獄風感水受上下孚矣而曰議獄
緩死是所以刑其民者何艱也類以民敝偽滋
不可以直道理也束之若濕薪驅之若羣羊一
觸刑章文致成練株連蔓引輒數十百人媮為
深刻一切止極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
日益月增是豈近世之民好罹法網亦豈司刑

之吏性與人殊哉習之所趨風之所會蓋有莫
知其所始莫究其所終者故聞能破一巨室衆
必羣然曰此真廉吏也能興數大獄又必羣然
曰此真能臣也至或辨一冤獄出一無辜人弗
以官疑則以貨病矣司憲由是而激揚銓衡由
是而進退上下相毆以刺為明雖賢有不能自
免者然刑憲滋嚴姦宄滋長儉士得肆而良善
弗勝其於國家元氣所係不細矣疇一思夫
得情心服之政哉君連舉大科方負時譽盛年

初試厲威嚴以隆聲實者士之恒也顧孜孜於
得情民服是圖焉慎斯以往汝南何有哉蓋聽
獄而思求其情則日勤敬畏師聽簡孚而必不
縱虐刑庶戮以為威斷獄而思服其心則明哲
胥占以求正中而必不肆鈎距索隱以為智刑
不濫斯民不寃豈惟一郡之慶而已哉時吾晉
諸大夫方徵言於予以為贈爰序次諸簡用俟
厥成焉

贈刺史宋古峰之沂州序

往歲庚子古峯宋君舉于鄉予同上都亭見其貌甚和禮甚度與之談汪洋闊肆其蘊者甚博也既締交因得其為人忠誠醇謹有善人長者風私心甚重之迺連枉于南宮予每為衷惻君怡然不色愠曰我之未至也甲寅冬就試銓卿最其文褻然選首與君遊者欣欣然慶曰是必中朝右職矣是可以慰宋君矣君凝然不色喜曰茲豈我敢期哉已迺授刺沂州東帶過予予意君當有不慊然者詞以釋之君蹙然曰某

不佞獲交於子舊矣子尚未吾知耶夫杖策入都所求沾一命以自見耳今尺寸未効即超列大夫韋素之願極矣然某寔有憂焉沂東魯奧區也通海岱控淮徐地關而民匪聚萑葦之區奸宄藪焉則先事之戒不可不嚴也頃海患方殷則于鄰之震不可不豫也矧東方災沴頻仍則安集之策不可不詳也是數者某夙夜方惴惴于懷詎敢曰中外殊科快望耶予曰有是哉有是哉君知所以憂斯無可憂矣夫忠誠之懿

匪惟予慕君亦君自信者憂勤匪懈而率是罔
渝于沂乎何有予嘗慨夫世之儂巧便利者類
危自標榜喋喋罔人視宇內之事皆以為無足
難者真有於憂也及其試諸用訑訑誕慢率奏
罔功耳甚者裂紀潰防若以吏賈然噫彼其植
諸衷者偽也頃朝堂嚴務實之政思以揀之筦
軸无僚尤汲汲於德意是承人才是務而首
及於君真知人哉夫不忤心於中外而惟職守
是圖君之憂誠也憂之也誠則其為之也必盡

為之也盡則其績也必彰故法紀誠修則萑葦
之警可消武備誠講則于鄰之震可息子惠誠
切則流離之衆可綏作之而必徵感之而必應
捷若形影臂指然者是雖措之天下無難也矧
沂去聖人之居未遠其變通鼓舞之化不尤易
易哉今疆圉多事黔首瘡痍安得如君數十輩
錯置効用以對務實之治以溥忠誠之化豈非
一大快耶君同年東坪張君玉泉閭君方圖所
以壯君行者聞予言而躉之遂書為贈云

慎修堂集卷之八

慎修堂集卷之九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序

賀胡母張太夫人 恩命榮封序

張太夫人者戶部郎中 胡翁之配今吾河

東郡伯順菴公之母也早適戶部翁時前室子
來儀方在襁褓太夫人拊育顧愛不啻所生來
儀稍長亦依依愛敬無芥蒂嫌里閭播為美稱
焉戶部翁業儒弗偶中恒悒然太夫人事之畏

慎周至務順適其心郡公幼則警穎踔絕太夫人即遣從鉅儒遊躬勤紡績以資之嘉靖己酉郡公年十二矣學使李公檄萊邠錄諸邑茂異入膠庠郡公裒然為選首上下大奇之太夫人曰汝毋庸是而怠也癸丑戶部翁終而家益落太夫人拮据捋荼罔寒暑晝夜間其勞瘁皆人所不堪者而督課郡公學愈勤歲辛酉郡公舉東藩易學第三人太夫人曰而所當為豈止是哉隆慶戊辰郡公登進士高第制策動宸旒

入莫不曰是非太夫人之教致然乎未幾授司寇郎迎養于宦邸太夫人以戶部翁弗及見每懷感愴然時時語郡公曰吾家素貧用素儉竊升斗以吾養足矣嚴刑病民者殃及子孫剝民肥已者貽累後世汝不見某某子孫乎郡公祇奉明命無或愆忘居刑曹再年聲稱籍甚庚午秋東西二合謀寇漁陽遊騎及塞垣下詔公卿調兵食為備禦計咸謂給餉旁午非忠誠敏達之士莫能主也銓卿稽于衆遂以郡公名

慎修堂集 卷九
聞迺自刑曹副郎晉度支郎中蓋 特簡云
既遁適漕渠淤塞運艘踰期未至都公復奉
璽書往督治之莅真州無幾何糧運鱗集通惠
河都人乃安壬申公始奏三載績于 朝
天子以公勞苦功高 制贈 翁如子官太夫
人受今封命焉癸酉春公移守是邦 龍誥鸞
書頒從 霄漢 瑤函寶軸光被河汾於是太
夫人翟冠錦帔象帶緋袍拜承 帝賚於庭既
而郡公率諸孫子奉觴稱慶於署 天章燦爛

命服輝煌和氣充盈祥光浮動郡公壽母其
樂也融融人又莫不曰是非我郡公善承太夫
人之訓能然乎於是貳郡南洲王公別駕紹溪
吳公節推冲涵李公以郡公勞績章於 廟朝
寵榮逮於父母 湛恩汪濊誠臣子之奇遭也
屬公有詞揚厲之公惟父母之於子人情豈異
哉義方訓誨孰不欲王子于成也然克承式似
卓然樹令名於天下者殆百之一二耳計偕疏
爵又孰不欲休光上及二人哉然祿養逮親而

復赫然被顯號于 三錫者或十之一二耳蓋
業不廣者不足以應當世之求功不崇者不足
以來君上之寵故時敏遜志道積而祿乃來熙
載惠疇庸試而禮斯異是二道者未或不相須
也然則非太夫人之慈而能教曷以成令子之
名非郡公之賢而敬承曷以彰文母之誨是母
是子謂域中有二哉昔虞譚母孫失夫訓子曰
惟忠義及譚平蘇峻詔拜孫武昌侯太夫人加
金紫譚於所寓立養堂王導率羣公致賀時豔

其榮以今視昔謂與之異耶我郡公前績方敷
值雲中互市屆期時百需皆自郡出廷推公往
守之至則通商賈平市直謹防範灼戎心甫旬
日市畢而民若罔聞知會吾郡屢飢積逋負百
萬計當事者以地大政繁非公莫能理也公莅
郡未三時循良之頌洋溢若一口出且廉不近
名貞不絕俗投艱而不疑肩重而不懼至憂
國若家保民若子有更僕未易終者夫公踰初
考未再期而績復章著若此由是而九列而三

事若階之升耳謂績不可豫卜哉將見任益崇則公之嘉績日益茂績益茂則太夫人之封號日益加詩曰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其太夫人榮封之謂乎王公吳公李公咸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茲言足徵也請遂序之以為燕賀章首焉

賀盧中虛 恩命榮封序

中虛盧翁者豫之東里人也蚤慷慨負奇氣振聲稱庠序間既屢試於有司無所遇迺喟然嘆

曰夫士之學也不猶農之田耶耕耨菑畲任力自我歛穫凶穰則惟所值聽焉予其如值何哉盡舉所業畀季子鶴川公曰汝其成吾志毋俾汨沒焉終也于是息意名場究心以圃為養生家言時鶴川公甫束髮受學即頭角嶄嶄然露矣嘉靖丙辰鶴川公舉進士旋以省覲翁請告歸依依膝下不忍別翁曰朝家隆爵號以延攬乎臣人臣違所生以疏附乎主是皆義之出於天者汝策名天府矣毋亦亮工奮績是圖而

顧家室私恩是係耶頃之鶴川公授行人頌
皇命禮制於四方潔身履度罔尺寸踰違每使
歸發篋惟去時衣被圖書而已再踰年晉秩左
司副又明年以本官守司徒大夫主餽餉於臯
蘭給河外諸吏士河外孤懸吏士勞苦倍諸邊
鶴川公給予必以時西土胥悅而親附之宗人
居蘭者索祿恒悖期公迄不為動司計利出入
又嚼然無所污也甲子秋 天子擢鶴川公僉
晉臯司事奉 璽書飭兵布度於河之東復便

道省翁奉杖屨游家園臨亭臺撫松菊樂融融
然忘發翁復曰河東晉奧區 天子挈以予憲
臣任豈眇小哉位或一虛患將百出汝毋以吾
為慮而緩 王程也鶴川公既履晉時時念翁
不少休迺走使迎翁來宦邸不數日即子夜戒
徒御歸鶴川公長跼泣留之乃曰汝肩重而務
殷惟日孜孜庶幾底於理也今晨夕于予侍將
無曠厥政耶矧官所拘維又孰若故丘之自適
哉蓋自至逮歸郡之人未或識其面云初鶴川

公方駐蘭以三載績聞於朝天子嘉其勞
勩詔封翁如子官迄是時龍章錦軸渙自
九天鳳誥鸞書昭回下土郡之師帥慶
君上之殊恩嘉子臣之榮遇乃樹棹楔於里門
奉揚德美焉既竣工馳書告鶴川公於河東
河東大夫士若民間之胥欣欣動色相告曰鶴
川公不以晉為鄙視吾人若一體一家懽戚同
焉吾人之戴公情詎異耶往公初至獨懷中虛
翁不置再值誕辰輒捷關謝客涕下盈襟曰吾

南瞻親舍不獲奉卮酒以報劬勞也今中虛翁
承天子之褒榮荷師帥之表異寵光大矣公
之心獨無陶然適怡然樂者乎則共圖走賀於
公而屬公為之論讚公曰父母之致愛其子也
莫不期其建偉績於當時而子之致孝其親也
亦莫不願揚其令名於天下然相須甚殷而相
值者不啻計十一於千萬已也今中虛翁舉所
業以付於子而子之成也淳焉鶴川公舉所職
以奏于君而寵命之錫也赫焉謂非希曠之

奇遭克家之大慶耶夫飭躬履正則茂績昭宣
勲立名揚則榮親有永鶴川公典禮而儀度罔
愆主計而清操愈勵昔之績固已炳焯於多方
矣自莅吾邦章憲肅紀振廢摧強出之以不煩
不迫與民相休息焉故桴鼓不鳴田野無所擾
庶民熙熙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勲猷震溢視
昔為烈矣引而伸之身日益尊則聲實日益暢
所以榮親顯親者可涯矣耶詩人之頌曰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夫曰萬千與云者豈真謂歲

年間哉亦謂榮名之永耳或曰鶴川公嘗言中
虛翁膚體夙魁梧晚有契於吸納之旨今七十
餘矣精神悅澤僅類五六十人夫康寧者壽考
之基也壽考者榮名之地也噫翁蓋兼而有之
矣謂耳目可習見耶於是乎書以致賀云

賀邑侯徐嗣齋褒異序

余往讀太史春陵晁公所撰清豐志其傳名宦
也敘述邑令豫齋徐公之遺愛曰振士卹民剔
蠹興利矣而本之以樂易宅心焉邑人生為徐

公立祠也太宰端溪王公述衆思列七美矣而要之曰當天理而不拂乎人心焉每即其事量其功未嘗不遐想循良之遺烈而冀一識其子孫焉又竊自嘆曰安得若是公者莅吾邑俾吾人蒙其庥耶嘉靖乙丑冬徐公季子嗣齋先生釋褐來令臨汾吾邑麗郡居長吏羅列復當秦晉午道王事浩穰百倍他邑民坐是困頗稱難理先生始至衆意世家制科茂年初政必厲剛武刺會期以立威名也而先生少受父業恂恂

儒者明習文法以經術飭吏事貞廉冲素謹恪憂勤稀有安居時簡除煩苛禁察非法減供億省追呼慎繫逮罷宴遊諸彌文不急一切汰之民有爭訟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忿恚可忍訟不可終令退自思惟訟者感之輒各釋去收租稅每先期懸示令細民各得以情自白於庭復為之酌盈縮審緩急為先後賦遂無愆違稍暇則與諸博士弟子剖析經疑指示文義疊疊無怠務使人各有所得視事甫數月父老子弟

咸熙熙然樂有賢父師也于是督撫中丞萬公
疏先生治行聞于朝復移檄褒異巡察侍御
王公劉公司計郎署劉公王公檄先後至率稱
先生奉職循理潔已惠民有裨於國甚盛也
先生佐幕石君魏君賈君儼然具儀如諸使者
指造先生為賀先生固謝避三君曰諸使者之
舉不可終止也然則以言乎迺徵言於公公惟
循良之吏國家所資以為理生人所資以為
庇者也夫桐鄉上蔡之烈議者類以古入非今

及矣然徐公清豐之聲績其世未甚遠得其書
而一讀之悉灼然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
述之不暇謂視古人異耶自先生莅吾邑士奮
于學老稚安于里閭豪猾屏息黠胥斂手無以
肆其姦其操心也不詭飾以近名其敷政也不
拂民而違則視徐公之在豐誠世濟其美不隕
其間者矣然予又聞長老言往庚辛間應衙前
之役者類至竭貲力不能勝自先生至歲省數
千金稱述先生不置口至謂諸使者所薦揚尚

未能盡發德美是可以徵先生之感物而行化矣夫往者謂徐公不得而見也得見其子孫可矣乃今得先生為依歸而日夜被涵濡乎其澤視前此之豐人無少讓焉豈非吾人之大幸哉昔荀朗陵二公立祠而叔子慈明復紹其烈史紀為殊稱以此視彼詎能專美耶雖然表德以率世章義以勵俗部使者之能也因賢而序官辨勞而奠祿則持衡者之任也先生有大造於吾人殊聞顯蹟茲既章章表著於天下矣今

天子虛已受言方求文儒哲士蹇蹇達大體者將邦直使司揚庭首薦持衡者寧能舍先生而他之耶猗歟先生從此徵矣然吾人依依愛戴不啻怙恃焉資也詎可須斯離先生哉明詔且下蓋又不能無懼焉

賀邑侯徐蓮渠諸臺褒異序

夫成天地之能以康兆民者大君之猷也然大君之尊下視民人遐逝匪親所賴以布德敷惠覃及下民者守令之責也守若令分職於上者

任雖均而施澤及下者體則異親民者莫令若
矣民知己之所賴以生在令也喘息呼吸期感
而通疾病癢疴必呼而告令之於民必審察其
征輸風壤欣戚利病情偽善惡而為之劑調裒
益興廢矯正旌別而安全之俾各適其平令之
責良艱且勞矣若夫賦繁而務劇上莅而地衝
則其艱且勞倍蓰什伯未易計也是非有旁燭
灼知之識廉平果確之操鎮定淵涵之度其奚
能揚茂烈而播英聲哉若予邑侯蓮渠徐公蓋

誠其人矣余邑為河東都會土多瘠而賦額特
繁民日貧而徵歛愈急省符每下即以乏軍興
為稱復當秦晉午達擁傳之節行部之車軫相
續也民坐是大困且監司大吏鼎峙錯臨條教
迭頒適從匪定邑未易為理不直如前所云矣
隆慶辛未冬徐公初試而來衆意公世家進士
必厲操切以樹威聲也公廉潔簡約謹身帥先
澹泊深沉喜愠不少見迺正繇賦之籍酌緩急
之科徵發有程都鄙無擾復汰冒濫減夫役庶

慎修堂集 卷九 十一
人在官者俾盡緣南畝月僅一二赴公期曰吾不欲妨民之力也革供億之需省燕享之節饋賓廚傳取適矩儀彌文不經一切裁損曰吾不欲傷民之財也聽訟決獄明啟不留務在得其情箠楚無所事暇則進諸生以便坐指授羣經飭厲藝業試其誦論示以周行而又正奢僭以善俗警遊惰以禁非輿臺卒史憑藉蠹民者屏斥罔遺甫數月庶務聿新父老子弟欣欣告語以得賢侯慶而絃歌誦習汾水之上洋洋如也

時巡察侍御俞公將還 朝乃移檄禮公稱揚盛美甚悉且曰知賢而未能即薦時制拘也予心慊焉僚屬師生其為予致禮於是邑丞于君判簿李君幕尉靳君捧檄具儀如巡察指稱賀公杜門固謝不欲當頃之督撫中丞楊公行寃獄使者杜公各修詞為札以表公政異詞罔溢稱美多未盡也僚幕復如札為禮公遜謝彌堅時三君以公三讓不可奪乃徵公言紀之焉公惟奉職循理推上之澤而致之民者循吏之烈

也表賢揚善彰主之哲而風有位者臺使之明也民非賢罔安善非揚罔勸在昔虞夏君臣時幾交勅而必務知人以安民我列聖所以垂拱穆清化行海寓者非以旌別淑慝委重有人耶然予竊識視徐公苦節自甘而所長不少炫暴冲和樂易而一毫非道不可干拊民若恐傷而於冥頑怙終者必懲之悛改恭順自牧而與上官議同異得失顧執大義不可移是皆非近名之為者乃細民悅其仁臺使表其績聲實昭

焯若是者蓋公誠信中存應物不貳本之也夫信及豚魚孚乃化邦天且應之矣而況於人乎竊疑近世以儒名者博窺載籍高談理性論治摛文非不鏗錡炳耀也出而見諸行類比比奏罔功何哉毋亦以學非有諸已耶徐公弱冠舉于鄉既乃下帷謝交兄弟自相師友刻勵潛修研窮墳典遜志探索洞究精微蔚為禮學宗安上治民之要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根諸心植諸已者誠深且固矣是宜施於有政光輝盛大如

慎修堂集 卷九 十四
此也豈非真儒之大效哉公莅治茲已踰年孚
惠愈洽勳績愈崇薦牘且積公車 徵書可計
期至矣由是而論思獻納由是而寅亮經綸則
真儒之效行將顯明於天下矣詎惟一邑哉然
基之自吾邑始是宜三君欲有以紀也媿余寡
文未能悉錄德讓君子之風特舉儒效之大埃
諸後焉

賀同年侯松泉總憲中州序

昔在弘治中太原晉溪王公為戶部郎鉤稽委

積劑量經費一審畫而節適之同舍郎自以為
不及也大司農倚重集事不欲令轉遷久次陟
叅汴藩晉漕憲遂入為司農廼會計式敘邦賦
充盈然與邪僻人值即剛壯見於外竟廢歸
今上初起為大司馬開督府於涇原公又素習
兵事得 情廼始臨洮達上郡畫墻列守
入輒追北之居五年上功首 數千級 天子
以太宰召還絕迹殊勳海內至今稱王公云公
樂善能知人擇其女所從廼得里中莎亭侯公

侯公廉讓不伐舉動必以禮擇然後出言內實
剛毅不可撓為祠部郎歷省臬仗鉞薊門晉南
司徒所莅奮庸樹績以勲名終焉予邑西磐張
公時時舉二公之美風後生私心向往之嘉靖
甲午則與侯公季子松泉先生同舉於鄉先生
甫弱冠和粹坦夷慊慊若不足時竊嘆曰是誠
賢公卿子能恭儉守家法者也既舉進士亦為
戶部郎去王公時五十禩矣先生施政悉則王
公又強記絕識能推行之大司徒委重一如昔

在王公曹中奇請他比率就質成先生誦甲令
舉前聞類宿構預待者一時譽望擬若杜武庫
然出守南陽擢憲副關陝乃復就王公開府地
呼故將老校考除戎破之之蹟慷慨悲歌至不
能自已頃之亦陟參汴藩督漕餉於都亭都餉
故難理先生剔刷防檢宿蠹以消終歲無後期
者縉紳士莫不翕然稱先生能世二公之徽猷
也及代歸天子即擢公總汴憲夫先生漸鴻
奮翼外祖同符省臬徊翔復先公有合迹亦奇

矣而名聲籍甚濟美同焉即今位秩視二公所
都可須臾至矣謂勳業將無同乎夫應時而熙
載者迹也守道而匪躬者心也圖事揆策以尊
主庇民者功與業也二公之業悉數未易終而
其大者在治賦與兵考其所要束則務本而豫
內豈顧近利為己私哉今四方儲峙視先生為
郎時何如也諸邊精甲視二公仗鉞時又何如
也夫國家大計惟賦與兵孔子論信民必先足
兵食竊慨夫帑廩不支類以食之者衆也而營

伍單弱甚者不能軍尺籍虛耗宜廩有餘積矣
而比比無蓋藏咎安在耶是皆先生之夙所綜
核期以緒正舉行者升階而總擘吾知先生必
有以振二公之鴻勳也語曰公門有公卿門有
卿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節推喬魯瞻之春曹序

魯瞻喬公左理吾平陽九閱月 詔徵為主客
郎余邑長劉侯慶 聖主念直臣公之道且大
行矣謂鄙人夙獲知公屬詞以為贈云迺者公

居內臺昌言特立風望動一時迺糾正輦轂
下磨切貴近抑橫刺邪諸近偉銜之伺他便誣
中危法賴主上明聖薄譴河東運幕既踰年
量移是邦公初釋褐令南宮以惠愛為本條教
領行務在休息民力清和咸理治績為畿輔首
稱值核邊使者駐關南郡守部州邑長吏詣使
者陳守禦方略及供張廚傳來會比邑閭左咸
以憊困聞公經畫精簡屬令嚴密後省而費約
民若無事時運幕素稱閒局罕事事公至則諸

部使各以艱大務來取裁悉為緒正即科條諸
生茂異者喜得師執經講業至百餘人彌年咸
充然有得分典秋試甄錄皆名俊間攝蒲篆拊
循惠養治一若南宮時甫數月民吏親愛不衰
為司理周歷并冀決疑讞獄不訐察以詭時不
深文以賈譽日兢兢庶獄於刑之中徵書至諸
頌逮就訊遮道號呼願使君行且止俾直抑者
情其得人和如此夫儒者修先王之道而從當
世之事豈直為崇尊豐祿顯名榮進計哉所貴

展采錯事安國庇民以成天下之務耳如其董
董謏聞拘孥閭沕顧自諒以為能是猶亡維楫
而渡江河國家奚賴矣又或樹一節立一名即
沾沾然喜器溢莫可增徙處卑散輒鞅鞅憤嘆
如蹈湯火憤無一引手措於安全者政疵民瘼
寧心煩於慮身歷其勞耶甚或曰吾令名大節
已暴著於天下後無庸自苦也毀方破觚倒行
逆施者有矣故君子忠憤以成名難矣乃若合
夷險崇卑從容順適而胥不詭於道者斯難之

難也若喬公誠其人哉公植忠誠之志修貞亮
之節畜敏達之才道全而美備者也廼職司牧
則拊循其人民執天憲則明勅乎紀法理刑獄
則精察詳辨伸抑滌冤上下並受其福焉夫中
外地殊尊卑分異順逆之境則相懸公晉也不
以喜摧也不以愠隨事效忠而殊尤絕迹各奏
焉奚自哉蓋建績之途殊科而立德之基則一
昔商丘開誠信無二心孔子稱之曰夫至信也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

機遺利害而已哉喬公忠誠克積貞亮無回雖孔子所稱無以尚矣誠信施於下斯民悅無疆誠信措諸事故允釐庶績誠信感乎上斯天眷用申理有必至事有固然是奚有於內臺外服之出入間哉公今聲猷聳海內顧益不自居溫然其可即也退然若不勝也誠獨觀昭曠之原越拘曲之見善居令名而不違先王之道矣輿情願望於公者豈其微哉蓋或益莫違榮途遄復若省署均任要重而春曹特號高華古所

謂秩清而選妙也自祖宗時即察實選才不輕以畀若遷臣環召獲與焉尤僅僅見公棄外無幾何天寵再承奮枳鳳之棲振漸鴻之翼人臣榮遇盖非恒格矣夫虛右職以簡譽髦者聖主之哲也樹洪烈以對殊遇者絕臣之忠也春卿四署名稱若殊而職務恒相涉列階稍異而明陟則迭居要皆以相秩宗而保邦國和上下而治神人者也夫禮原於天地而美盛於三代之哲王我國家斟酌古前具存於所司敷

慎修堂集 卷九
錫臣庶亦既燦然明備郁郁乎文矣然其本固自有在也古稱欲興禮樂必先富黎民又曰苟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今天子聖神方建中和之極海內殷乂正興禮樂之期誠千載一遇也喬公忠信根心率履不越植本自我者深且固矣敷陳於 聖主贊助乎夷夔講求興起俾今時之典禮與天地之節同焉固 廟朝之所以拔擢意也舉禮樂以正天下懋勳華以對盛時公其必無讓矣

贈劉儲峯辭榮高尚序

先生長平之高士也蚤孕王屋之靈長契連山之旨既遊膠序益勵韋編探丘索之 言泝典墳之精蘊令聞譽命溢於晉陽決策青黃衆儀俯拾然數奇調古屢躡莫前勁氣貞心百折不挽乃携子姪隱於 之陽愈修舊業懋啓新知樞衣執策之良濟濟于門而諸郎亦大雋異然竟無能知先生者歲丙午年巳七十乃就貢于南宮時仲子彬泉君癸卯巳舉于鄉先生復

携以行督課忘功無間夙昔今年春彬泉遂舉
進士高等詞華茂美時論蔚然家學淵源于茲
載顯先生乃怡然樂喟然嘆曰吾今其可以已
乎夫教于家固已兆乎教于國顯于子又奚啻
於顯于身乎志畢而名彰吾尚能以升斗之奉
而屈折於時流耶乃投劾天曹浩然高尚先是
試于大廷例得司訓銓宰嘉先生之止足也
進學諭以歸于是其姻鄰交遊卑尊長幼莫不
企先生之嘉遁美彬泉之顯親也乃命言於予

以為贈予聞之古曰克施有政是亦為政又曰
有子考无咎盖家庭式則邦國同符嗣震昌
前人斯顯其理固同其機亦未始不一也是故
方先生之抗志遐修潛光歛采其心非不思以
易天下也然而渫井不汲行惻徒興子弟見從
教思已溥夫家者國之則也教家之化既章則
所以教國者亦若是而已固不必於身嘗試之
而後志可行也先生之才弘經畧術辨天人非
不可以恢皇王之緒建康靖之勲也然而時命

不遭躬行已室垂休食報子姓方昌夫子者身
之枝也意承於子是即章化於身矣又豈必身
親為之而後為達耶矧彬泉方躋弱冠已樹令
名嗣是而陟膺登顯覲耿承光建不窮之業流
億祀之光揚烈垂休先生之名愈永矣豈惟是
耶今茲之往誠益彰往烈茂啓來芳殆未易多
見者也漸之上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傳
曰其志卓然不可亂也噫先生有之矣請以是
為頌焉

贈都諫李冲涵應 召序

自東郭先生推明致知之學於桐汭維時髦俊
雲附景從延于宣歙之間彬彬多論學之士矣
迺郡人北山居士李公親承指授為高弟子云
居士既隱而未見迺以所得啟嗣子今吾郡司
理冲涵公未冠即銳志聖賢習聞致知之學怡
然有合迺舍置舉業裹糧携友浮于江涉于湖
講業於青原東越齊雲水西之間日與東郭念
菴諸先生上下其言議商訂其幾微講求既博

探索日精千聖微言超然獨契于心矣間復出
緒餘為場屋之文遂舉進士莅是邦公志先化
導不專事刑辟行部州邑必進守長士若民啟
諭以道德心身之奧示以升降揖遜之容復定
為交會燕饗之宜婚喪葬祀之節帥其長吏務
在精力推行之公被服儒素渾無祿食態而淳
誠溫朴藹然若元氣襲人故得公之訓者駸駸
奮起而不自已焉全晉險要半枕穴中而兵
機庾積蠹窟弊藪強宗豪右獄訟繁興株蔓連

引恒數十百人歷歲未易理重臣部使廉公行
能率舉以屬公一訊輒得其情取魁桀致之刑
連及者即破除縱遣而凡飛語之所中羅織之
所成必審慎閱實求協于中至于挽回上意防
戢吏姦則心煩於慮身歷其勞又有人不及知
者僻邑窮邊綜覈省巡無不三四至父老扶携
拜伏遮道感頌車至莫可前時公奉母太孺人
郡署居閱數月必馳歸省覲太孺人聞公善治
得民狀則喜曰汝父夙閑要道而未見諸行汝

中修堂集 卷九 二十四
意能承考惠澤一方矣尚圖措諸天下之民哉
太孺人矢艱貞抗弦節踰三十年矣郡邑屢欲
錄實上聞太孺人輒正詞力阻然士議輿情
邇頌遐傳胥願旌揚以表著盛美者方皇皇莫
遏恐非太孺人所能終辭也公居晉幾五年課
最每為天下第一於是天子虛諫院以徵焉
公屈行余邑長禹城劉侯石樓長安陸劉侯寔
則公學道以愛人者慶大道之行於公而兆也
屬公為之詞夫儒者之從事於學胡為而然哉

蓋不知成身之道不可以言人不知為臣之道
不可以事君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治下學也
者所以求知也理備性真道本至足知豈在外
哉所貴乎學者致之而已矣世之羣居而論學
者豈少乎堅白異同之辨非不燦如也夷考其
行或燕越異趨毋亦樹之而無其本故為之而
不知其方耶竊觀公妙契神悟獨探本原而又
親受良知之要旨蓋淵淵乎莫可窮矣故言動
造次必於禮則廉正守道精白一心視俗尚世

恒修堂集 卷九 三
紛矚然無所動于中諸所規條經畫屹然為便
民之防而禮讓之化一時上下翕然歸焉夫學
之所貴以能行也公潤身惠下之烈殊尤絕迹
既章焯於四方矣茲且登文石之陞筦瑣闥
之樞崇論宏議固公攸司也今輿圖之廣生聚
之繁機務之殷其所利病戚欣哀益舉罷細者
毋論已迺鉅且急者公見之灼矣畫百年之策
而破旬月之謀務綜覈之真而祛誕諛之習崇
渾朴之質而絕靡麗之華公講求籌量豈一朝

夕哉夫居下不能以施遠今迺得意而偶時則
昌言遠計辰告于九重俾聖神功化光被四
方而真儒善治身親致焉德行施於當時勳名
垂諸後世萬姓將曰學之行也有裨於治理如
此淵源所自論學信非可緩哉茲固也侯為天
下稱慶意也豈直恒情榮遇之侈云耶

賀總憲林雙臺右丞中州序

嘉靖甲寅雙臺林公以湖北叅知持節撫諸苗
時項匪茹竊據巢峒狙伏豕突侵暴荆梁之

郊十年餘矣未有能征之者蓋林箐阻深餽餉
煩費士卒徵調情異力分率甫征輒已苗愈無
忌焉公既至師虞論量悉得其情乃條上征勦
便宜及諸方畧於督府督府即以屬公公會計
諸庾積轉輸偏橋足支數月乃簡土
銳士合
督府於湄潭大師四集草薙而禽獮之甫浹旬
渠魁盡殲釁孽靡遺督府上公功
詔進一階
時公已遷長汴臬矣再閱月晉汴右丞省臬諸
大夫忻忻向予曰陳師鞠旅料敵設奇雖宿將

艱之矣林公儒者也仁義是修法度是束詩書
禮樂是敦一旦鼓三軍履重險收摧陷廓清之
功關介士之口而奪其氣豈不偉然烈丈夫哉
子容無言以張之耶予惟通三極之理而探其
精儒者之蘊也因庶政之用而奏其績儒者之
施也師中而吉特其一耳謂足盡儒耶昔孔子
之數儒行也曰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又曰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至他日論君子而必
曰不器焉局於一長豈儒之真哉自貢舉法敝

慎修堂集 卷九 二十七
士大夫董董一經即盜然自溢利達既適貌武
備為卑之甚者賦稅律令亦恬不講習委之以
政類佞佞莫知所之其以一善名者復汲汲為
炫耀圖乃若林公弱冠舉進士入讀中秘書文
學特為相國所奇及論官固請散秩乃授儀部
郎寅清秩禮大宗伯亟稱賢既八年出典楚學
楚士駸駸然向風在湖北實主諸帑儲蓄勾稽
剔刷宿蠹頓祛及入汴明法令戢貪殘風采震
一時庶民畏且慕既遷秩旄倪走卒少失其平

猶遮呼林使君云夫公退然若不勝衣恂恂然
若無所有迺文學教化之司財賦紀綱之任戡
亂除戎之寄隨用輒效率昭焯在人耳目若此
謂非博學篤行而不可以器目耶然茲陟也雖
以功伐高而資序實已屆公猶瞿瞿然曰吾奚
敢干天功為已力哉夫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君子所以有終也今 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公行將盡奇略而見設施矣以大真儒
之效以永有終之吉蓋易易然者平苗之績詎

足以盡公耶是為序

贈都閫鄭平湖佐擊 京營序

自昔有天下者必屯宿重兵於赤縣曰象勾陳
環衛亦以崇武慎防也 國家京邑六師制屢
分合而兵寢以微嘉靖庚戌我 皇上振飭而
新之更部置營伍立練勇佐擊諸將軍非中外
梟關突騎之渠率不畀也根蟠糾結之蠹廓清
排決不崇朝定焉六軍之士鼓舞懽呼意氣百
倍旌旗壁壘肅然易聽改觀營兵於是始壯矣

今年春中州都閫平湖鄭君被 簡擢佐擊

神樞營蓋慎選也鄭君故歷下戎帥歲癸丑舉
會武第二人時主試鉅公嘆賞其文詞謂非業
武所有予時守史局其言寔與聞丙辰冬君以
僉書至汴迺長憲胥江楊公副憲海亭吳公皆
君舊舉主因為予言鄭君始為諸生有聲黌校
中以世爵當及乃慨然曰大丈夫要當提健卒
數千人橫行 中縛名王獻 闕下焉能俯
首終對筆札耶遂應東藩武試再為第一人然

觀其人自奇士沉毅有智畧恂恂不自炫使為
天子當一面寄必能破樹奇績擁節登壇
何足道哉予心甚奇之然汴中原地不臨戎僉
書又聞秩君嘿嘿無以自見撫臺部使各廉其
能乃上書薦君若曰鄭某者暢曉兵機優閑騎
射宜使出入行陣盡其長胡可投置散地也
天子采其言乃有今擢云鄭君過予別予賀鄭
君曰士豈賦才之艱哉逢陽邁會而才得以見
諸行者古今不易也干將莫邪之刃豈不毫芒

然利哉陸剗犀象水斷蛟龍惟試諸用耳匣而
藏之鉛刀奚擇焉君抱非常之畧效用素所期
今握環衛之兵都肄輦轂之下誠志在於建
功專於報國朝奮績而夕承恩矣語曰爭
名者於朝樹勳茂實奚必在萬里外哉或曰環
衛兵罕與敵接如鄭君自宜試諸邊任於京終
未易自見耶予曰體國者在識重輕任人者貴
審緩急京營視諸邊其勢相懸豈直倍蓰哉自
兵制更新士淳淳然興起今得豪傑之士將領

之使時其簡閱齊其擊技作其心志恤其苦甘則鄭君一軍勢隱然不可撼彼斬將擐旗者功抑末矣噫鄭君茲行真可以自見哉推轂者真知人哉鄭君索予言為贈予既重鄭君遂次茲語以歸之為序云

送黃少坡司訓臨海序

昔三代盛時黨庠術序遍天下矣而父師少師之寄非德行道藝卓然有聞者弗與也故道尊而人知敬以修教化以興禮樂其機沛然無難

焉周衰教廢師任漸微我 昭代初興遠則古昔典教之秩必屢簡乃成聞人碩彥多于茲焉奮其敷教之功亦彬彬然盛也迺者延登拔擢視昔既稍殊而教法遂 士習遂敝噫不有君子其能迓而之古耶予友少坡黃君者君子人也茲司訓臨海予蓋深有望焉初黃君與予同受經於于山莊先生所時童年即瑰瑋騰蹕及為弟子員聲名籍甚每督學校諸生必亟稱黃君然試于有司二十年無所遇歲甲寅循年薦

上春官再試 大廷皆褻然首列衆意君必少
需遲來自試以期有合也予亦以為宜君獨曰
吾有母今年六十 矣將借升斗之祿以為養
也矧茲秋 之日寔母壽期吾竊章服之
華奉觴以為悅非人子所快耶一第之榮其如
命何哉廼請于銓卿得今秩忻忻過予而問教
焉予惟天下之以歲資上都亭者校再歲之中
率千人其請校秩以行者僅十二三然必有所
迫于中者為之也君年甫強仕復抱雋材固處

之裕者時苟我與將無遠弗届矣乃養欲及親
而仕無所擇是於教也奚有哉夫學校之設所
以教為忠與孝也羣之弟子亦以學此而已今
之師者督之升散導之將迎曰吾責若斯也其
異於是者不過相率工筆墨以規利達已矣間
有能倡之以根本之大者而反之身或未能焉
毋惑乎士之不信且從也君急於為養緩於求
名而又知退聽於命焉其大者先立矣轉移化
導之機尚俟他求耶居之而不貳履之而不違

鼓之舞之而不怠使羣弟子日孜孜而弗自己
焉則教化可成禮樂可作而天下之為師弟子
者法矣是惟朝家命官之意而先王立教之
遺也若今時之教是豈予望于君者哉

贈同年阮相山之通許序

往歲甲午予與相山阮君同舉于鄉君資稟奇
雋經學有師法通理世務考古今事變人物高
下哀益會通悉中肯要間叩馬不數語輒犁然
當人心物望甚歸之然屢試南宮無所遇歲庚

戌以親老出授宰秦安秦安西土僻區也接壤

夙稱難理舊宰罕善終亦未有薦諸朝

者君臨事開敏皦然不染乃悉紀度而更張之
未期月亂者治仆者植蒙者化鰥寡疲癯者有
所立而所謂難理者瞠乎退聽焉部使者亟賢
之率任閔障塞簡戎伍稽儲糗均賦繇奔走河
隴無寧日諸疑訟艱務歷時莫解者必命君君
迎刃縷析若素習而目擊者於是龍潭劉侍御
薦于朝謂君雅望清操敏才篤志至累數十

言金泉王侍御謂君識達才優守清怨任隴右
數十宰莫君賢也諸所署考類若是民亦愛戴
忻忻然再閱年以內艱歸服既除補宰通許時
同年胥會都亭咸謂君昔發硯艱遠勞瘁極矣
今茲邑小而無煩且土風相及也其將卧治乎
君蹙然曰以難易貳厥心以逸豫滅厥德謂吾
敢爾耶願諸君無吾遺耳顧予曰子何言予曰
遐邇難易者地之遭也勞瘁憂勤者臣之職也
物不歷難者材質必不良人不履難者德器必

不固蓋難者易之地易者難之徵也素難而難
難斯易矣素易而不失其難焉雖措之天下奚
難哉曷觀之御乎上下於羊腸九折之途雖蹇
乘下駟失者鮮也康莊廣陌輕車駿足覆逸比
比矣篙師之擦舟也下瞿塘度巫峽江流悍急
橫石廉利旁視者神駭目奪矣而篙師左瞻右
盼前指後呼卒之舍險即夷晏如也而帆墜檣
傾或於不波之淵焉蓋操心危者罔不平視外
易者罔不傾豈惟一事為然哉是故知難而難

匪難也知易而難則過人遠矣君恒德自持不
易厥易茲蓋洞然無疑者然易曰懼以終始其
要無咎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君其毋忘之哉

慎修堂集卷之九

